

宗教文化丛书



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

〔德〕亨利希·海涅 著



商务印书馆

宗教文化丛书

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

[德] 亨利希·海涅著

海 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2000年·北京

LÜN DÉGUÓ ZŌNGJIÀO HÉ ZHÉXUÉ DE LÌSHǐ
论 德 国 宗 教 和 哲 学 的 历 史

[德] 亨利希·海涅 著

海 安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中 国 科 学 院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100-03038-2 / B·461

1974 年 1 月修订第 2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0 年 1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张 5 1/2

印数 3 000 册

定价: 9.50 元

出版说明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说过：“正象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東西，至少有一个人在1833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①恩格斯这里指的就是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关于德国哲学革命的一些言论。

《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写于1833—1834年间，1834年译为法文，先在《两个世界评论》分三次刊登；1835年以德文发表，但检查官对之删削甚多；1852年再版时海涅根据法译本补足（当时因德文初稿遗失）。海涅死后，德文初稿又被发现，现在通行本都是根据德文初稿校订过的。

这本书曾和《论浪漫派》合在一起出过法文单行本，所用的书名与法国革命时代流亡到德国去的贵族女作家、著名的斯塔尔夫夫人所写的那本相同，叫做《De l'Allemagne》（《关于德国》）。正如海涅自己所说的，斯塔尔夫人的《关于德国》是对落后的封建德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0—211页。

的美化描述,而他的《关于德国》则要把德国的真正精神面貌加以批判的叙述,并把德国哲学中的革命意义,向法国读者介绍;同时使德国人民自己也意识到本国的革命传统。

这本书分为三篇,第一篇论述了宗教史(从基督教的产生到路德宗教改革运动时的德国宗教);第二篇论述德国古典哲学的来源,介绍了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人的哲学和影响;第三篇论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偏重于表述它的革命意义。

海涅这本书是从对宗教的批判开始的。他在第一篇中对法国读者说:“……因为在德国目前还需要消解宗教的势力。我们那边的情况象你们革命前的情况一样,也就是说基督教和旧政权结成了不可分解的同盟。只要基督教对人民群众还发生影响,那么旧政权就不可能被打碎。”(见本书第12页)他在1832年底至1833年初写的《论浪漫派》一书里也曾说天主教“通过宣扬一切世间财富都应鄙弃,要人象狗一样顺从,象天使一样忍耐的教义,而成为专制政治最可靠的支柱。”至于在哲学方面的论述,正如海涅自己在本书第二篇中所说,“我们经常注意的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一些问题”,“哲学和宗教展开竞争的一些问题”(见本书第55页)。这样,本书的目的也就非常明显,在于为行将到来的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作舆论准备。

海涅这本书的主旨是要论证:从马丁·路德以来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发展是德国社会革命的一种准备。他不但指出康德以来德国古典哲学里隐藏着革命,而且把路德以来的一系列思想家和社会革命联系起来,作出他自己的解释,宣传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的

要求。海涅认为，德国宗教和哲学从中世纪以来的历史就是一部理性、自由、民主与宗教、愚昧、专制作斗争而逐渐取得胜利的历史，他把路德的宗教改革解释为理性的抬头，把斯宾诺莎、莱辛、康德解释为一种无神论者，把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人的哲学解释为民主革命的前驱。虽然这些议论中有许多地方并不适当，对人物的评价也往往轻重失当，但其基本倾向是有助于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因此，这本书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德国革命思想发展中的意义还是应予重视的。

不过，我们毕竟不能对海涅和他的这本书作过高的评价。尽管在海涅的世界观中，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表现出有唯物主义倾向，但其社会历史观点则是唯心主义的。他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认识也是很模糊的，往往不是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来分辨哲学上的两军对垒，因此，他竟把亚里士多德说成是典型的唯物主义。对康德哲学的革命意义他也过分地夸张，没有从德国资产阶级所处的矛盾地位来分析康德哲学的不彻底性，而是从心理因素去解释它。

在政治上，海涅是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派。他是一位激进的诗人，也是一个政论家。他的大量散文作品和政论文章中，有一些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例如，他在讨论到时代的课题时说：“我们时代的伟大课题是什么呢？就是解放。……每一时代都有它的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向前再推进一步。”（《从慕尼黑到热那亚旅行记》，1828年。）海涅所向往的“解放”，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资产阶级的眼界，他憧憬社会主义，但是他的社会主义观点带有浓厚的圣西门主义的色彩，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可以说，海涅是始终没有有了

解的。总的说来，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都是充满矛盾的。他一生的道路也是迂回曲折、彷徨摇摆的。在1855年所写的、后人认为是他的“政治遗嘱”的《〈路特奇亚〉法文版序》里，他虽然再次表示了“未来是属于共产主义者的”信仰，但同时他又陷入了“一种难言的悲哀”，甚至“感到憎恶和恐惧”——担忧胜利的无产阶级，会使得他认为美好的一切文化财富“将随着旧日的浪漫世界一道消失”。

海涅的《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是他的政论作品中最精采的一本。我们翻译出版这本书，主要是为读者学习马列著作，特别是学习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提供一份资料。当然，这本书对研究海涅这个历史人物也是有用的。

目 次

出版说明.....	i
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	1
第一版 前言.....	3
第二版 前言.....	4
第一篇.....	11
第二篇.....	55
第三篇.....	99
附录.....	153
论述德国的书信.....	155
再版后记.....	164

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

第一版前言

我必须特别提醒德国读者注意，下面一些篇章原来是给法国杂志《两个世界评论》^① 为了一个时间性的目的而写的。这些篇章是对德国精神事件的一个概述的一部分。关于这些精神事件我以前曾向法国公众介绍了若干部分，并且曾以《论德国近代文学史》^② 为题的论文用德文发表了。定期刊物的各种要求，刊物在经济上的困难处境，科学资料的不足，法语的缺欠，德国国内新颁布的一项只适用于我一个人的有关外国印刷品的法律，^③ 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障碍使我无法把那个概述的不同部分按照年代的次序在一个总的标题下发表。目前这本书，尽管有着它的内在的统一和外表的完整，其实只是一个较大整体的片断。

我向故国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1834年12月写于巴黎。

亨利希·海涅

① 《两个世界评论》指 1829 年在巴黎开始出版的法文杂志：《Revue des deux mondes》。(中译本编者注。后面凡不注明注者的，均为中译本编者注。)

② 1832—1833 年以《德国文学当前状况，续斯塔尔夫夫人论德国》为题在巴黎新创刊的法文杂志《欧洲文学界》上用法文发表的一组文章；1833 年以《论德国近代文学史》为题在巴黎出版德文单行本；后于 1835 年，扩大一章，又以《浪漫派》为题在汉堡出版德文单行本。

③ 指 1832 年 7 月 5 日联邦议会的决议，凡篇幅不满 20 整张的外国书报杂志，必须获得各邦政府许可才准发行。或指 1834 年 6 月 12 日各联邦代表在维也纳秘密会议上的决议，联邦国成员国之一给予许可的出版物，另一成员国并不一定给予同样许可。

第二版前言^①

本书第一版印刷完毕后我拿到一本样书时，看到书中到处是窜改的痕迹，使我着实吃了一惊。这里缺了一个形容词，那里少了一个插句，整段的文章都给删去了，也不管前后的联系。这样一来，不仅词句的意义，往往甚而连论旨也看不出来了。这种窜改，与其说是出于对上帝的畏惧，不如说是出于对皇帝的畏惧。当他们小心翼翼地删掉了政治上一切危险内容的同时，却放过了有关宗教的最成问题的内容。这样，就丧失了本书原有的那种爱国的、民主的倾向，并且出现了一个面目完全不同的精神从书中阴郁地凝视着我。这个精神象是经院神学的无聊争论，同我的人本主义的宽容本性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起初我曾希望在本书再版时还能把书中删去的地方补齐，我用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然而现下已不可能进行这种复原，因为在汉堡大火的时候我那份原稿在出版商那里丢失了^②。目前我的记忆力太坏了，无法凭回忆来完成这项工作，此外目力情况也使我无法仔细地把本书校读一过。我只好满足于以下的措施了，即依照早于德文版发表的法文版把德文版中被删去的若干较大的段落

① 这个前言是海涅晚年皈依宗教后写的，详见本书 143 页正文。

② 海涅死后原稿被人发现，这个中译本所根据的原文是根据原稿校补过的。

从法文重新译出并插到被删去的各个地方。其中有一段文字，曾被法国无数刊物引用过和议论过，数年前在法国议会中并被一位法国大政治家莫勒伯爵^①谈论过。这段文字可以在这个新版的末尾看到。它可以说明我是否象一些正人君子所断言的那样，犯下了对外国诽谤德国和侮蔑德国的罪行。在愤慨之中我若发表了关于陈腐的、官方的德国的，关于这个发了霉的非利士人的国家的，——然而这个非利士人国家却从来没有出过歌利亚^②，没有出过一个伟大人物——，我的见解，这样人们就会把我说过的话，说成是指那真正的德意志，是指那个伟大、神秘，也就是德国人民的、酣睡中的主权者的无名的、它的权标和王冠现在被长尾猴^③耍弄着的德意志。因我在一段很长的期间简直不能表达我的真实思想，尤其是在联邦会议对“青年德国”^④颁布了禁令（这禁令主要是针对我而发布的）并把我陷入了出版奴役史上所罕见的窘境之后，那些正人君子便更容易进行这种诬陷了。以后当我略能透露一些真相的时候，思想却仍然感到受束缚。

目前这本书仅是一个片断，并且也只好作为一个片断保存下去。老实说，我倒宁愿我能够让这本书从未出版过。因为从这本书问世以后，关于许多事物，尤其是关于上帝的事物，我的看法已经起了巨大的变化，我以前的许多主张，同我现在更好的确信有了矛盾。然而箭一离开弦便不再属于射手了，言论一离开说话人的口，

① 莫勒伯爵(Louis Matthieu Graf von Mole, 1781—1855)法国政治家。

② 见《旧约》，《撒母耳记》上，xvii, 4。

③ 长尾猴；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2335行以下。

④ 1835年，联邦会议查禁了“青年德国”派作家的著作。“青年德国”是自由主义倾向的一个德国作家团体，海涅是它的思想领袖。

尤其是经过大量印刷之后，便不再属于他了。此外如果我不把这本书付印，把它从我的全集中抽掉，那末一些局外的权威人士会向我提出咄咄逼人的抗议。在这种情况下我虽然可以仿照许多作家做过的那样，以缓和表达方法，婉曲措辞等手段来搪塞一番；但我从灵魂深处是憎恨模棱的字眼，伪善的花朵和懦怯的无花果树叶^①的。然而在任何情况下，一个正直的人总还保有一项不可让与的权利，即公开承认错误的权利，因而我将在这里毫无顾虑地行使它。我要直言不讳地承认，本书中特别是涉及到关于上帝的重大问题的话，都是错误的和轻率的。过去，我模仿学派中人的口气说，自然神论在理论上已被打倒，只是还在现象世界中苟延残喘罢了，这种主张，也是轻率和错误的。理性批判毁灭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②以来关于上帝存在所做的种种证明，但如果认为理性批判也结果了上帝的存在本身，那就不真实了。自然神论现在还活着，活得生气勃勃，它没有死，尤其是最新的德国哲学并没有杀死它。这个象蛛网一样的柏林的辩证法^③既不能从灶窝里诱出一条狗，又不能杀死一只猫，那就更不能杀死一个上帝了。我亲身的体验可以作证，它的杀害是多么没有危险。它经常杀人，可是被杀的人仍然活着。黑格尔学派的门卫，好发怒的卢格^④曾确凿而又坚决地、或不如说是坚决而又确凿地声称，他在《哈雷年鉴》上用了

① 绘画和雕像习惯上作有无花果叶遮住私部。

② 安瑟伦 (Anselm v. Canterbury, 1033—1109)，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以提出上帝的本体论证明著称。

③ 指黑格尔及其学派。

④ 卢格 (Arnold Ruge 1802—1880)，青年黑格尔分子，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哈雷年鉴》创办人，1844年和马克思合编《德法年鉴》，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

他那根看门棍^①把我一棍子打死了，但正在那时我却在巴黎林荫大街上散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身强力壮没有死的可能。可怜的、正直的卢格！后来当我在此地巴黎向他坦率地提起，我从来没有见过那可怕的能杀人的杂志《哈雷年鉴》，而且我那红润的面颊和我那吞食了许多牡蛎的大好食欲也使他确信，我多么不象一具死尸的时候，他也禁不住真心地大笑起来。事实上我那时还健康和肥胖，我胖到了极点，踌躇满志就象毁灭以前的尼布甲尼撒王^②那样。

不幸！不多几年后我在身体和精神方面竟然发生了变化。从那时起我常常想起那个巴比伦的国王，他自以为是仁慈的上帝，但却从骄傲的顶峰上可怜地栽了下来，象牲畜一样匍匐在地上，吃着青草——（或许是莴苣菜吧）。这个传说载在美丽宏伟的《但以理书》中，我不仅要向那善良的卢格，而且向比我顽强得多的朋友马克思，也要向费尔巴哈，道梅尔^③，布鲁诺·鲍威尔，亨斯滕贝格^④等先生，不管他们可能叫什么名字，我要向这些不信神的自命神灵^⑤推荐这个传说，作为他们有益的教训。总之在《圣经》中还有许多动人的有价值的值得他们注意的故事，例如一开始就有一段有关天堂的禁树和蛇的故事，这条蛇可以说是一个在黑格尔诞

① 指卢格在1838年发表的《亨利希·海涅及其作品》一文。

② 参阅《旧约》，《但以理书》第4章。

③ 道梅尔（Daumer, Georg Friedrich, 1800—1875）——《新时代的宗教》一书的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本书曾有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36—242页。

④ 亨斯滕贝格（Hengstenberg, Ernst Wilhelm, 1802—1869）柏林大学神学教授。

⑤ 原文为 Selbstgötter；初稿作 Götter ohne Gott，意为无神的诸神。

生前六千年已经讲授了全部黑格尔哲学的小小女讲师。这位没有脚的女学者极其精辟地指出绝对怎样置身于存在和认识的同一性中，人怎样通过认识而变为上帝，换言之，上帝怎样在人里面达到其本身的意识。——这个表述法不如原来那几句话清楚：“如果你们吃认识之树的果子，你们就会和上帝一样！”夏娃夫人在这全部论证之中只知道下面一点，即果子是被禁止的，正因为这些果子被禁止，所以她这位善良的妇女才吃了。但她刚刚吃完了这诱人的苹果，她立即就失去了她的天真，她那无邪的直率，从而察觉到，作为她那种阶级的一个人物，作为后世那么多皇帝和国王的老祖母，未免太赤身裸体了，她就想有一件衣服。当然只能是无花果树叶子的衣服，因为那时里昂丝绸制造商还没有出世，并且在天堂里也没有装饰品制造女工和推销时装的女店员——啊，天堂！然而多么奇怪，当妇女一旦达到了能思维的自我意识时，她最初想到的是是一件新衣裳！这些《圣经》故事，尤其是这个蛇的故事我是怎么也不能忘怀的，我甚至想把它们作为铭题放在本书的卷首，就象在王公贵族花园门前往往能看到一块木牌，上面写着这样的告示：“在这里设有刺脚的铁钩和自动步枪”。

我已经在最近的一本作品《罗曼采罗》中，说出了在我脑海中所发生的关于神的问题的思想变化^①。从那时起人们便以基督徒的执拗向我提出了许多质问，问我在什么道路上遇到了这种优异的启示。善男信女们似乎渴望我用任何一种奇迹来戏弄他们一番。大概他们很想知道，我是否也象扫罗^②那样，在走向大马士革的路

① 指《罗曼采罗》的跋里所表示的一些关于宗教信仰的意见。

② 见《新约》，《使徒行传》，ix, 1—10。

上看见了一道光或者是否象比珥的儿子巴兰^①骑了一匹难驭的驴子，驴子突然张开口吐人言？不，没有，你们笃信的好人，我从来没有去大马士革旅行，关于大马士革，除了最近听说那里的犹太人因为吃了几个年老的卡布青派修士而被判罪以外，我什么也不知道。假如我没有读过所罗门王把所爱的人的鼻子，比作朝向大马士革一座塔的那篇颂歌^②，我可能连这个城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我也从未见过一只驴子，也就是一只四足的家伙，能象人一样说话，但这样的人我却遇到过够多的了，他们说起话来每一张嘴必象驴子一样。其实既不是什么异象，也不是天使般的狂喜境界，也不是来自天界的一种声音，也不是奇妙的梦或其他什么神灵显现把我带上蒙福的道路，而我之获得启示全靠阅读一部书。——一部书吗？正是，而且是一部古老的平常的书，这书象大自然一样谦虚，也象大自然一样自然；它好象那使我们得到温暖的太阳，又象那使我们得到滋养的面包一样：贡献多，而一无所求；它象架着眼镜，颤抖着令人敬爱的双唇每天都在读着它的一位老祖母一样亲切而仁慈地望着我们——这部书可以言简意赅地就叫作“书”，Bibel^③。人们也把这部书叫作“圣书”，这是有道理的，谁如果失去了自己的上帝，他就可以在这本书里重新找到他，谁如果从来不认识上帝，上帝的语言的气息会从这里向他吹拂。善于识别珍宝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第二圣殿着火时，抛开了烛台、明灯之类的金银祭器，甚至缀满大颗宝石的高级祭司穿的胸衣，而只抢出了圣经，他们清楚

① 见《旧约》，《民数记》，xxii, 28以下。

② 见《旧约》，《雅歌》，vii, 4。

③ 德语：《圣经》，这个词源出希腊语，意思就是书。